

卷一百二十四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 兼翰林院編修 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 袁 革

武進左 杰 校正

君

漢高祖

僖 儉

彭越 陳 豨

黥布 吳 芮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明 唐順之 輯
卷一百二十四
史 史鈔
史部 史鈔 3
B4361100

劉邦 豈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澤之披夢與 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龍於上巳而有如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書名撰者卷內容分類索書號編號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 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二〇九



0 1 2 3 4 5 6 7 8 9 2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四

儒漢高堂生二戴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公孫孫延襄襄其資
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孫延襄襄其資
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頌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
夫至廣陵內史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
禮為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
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及德兄
子聖沛慶普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大傳聖
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

小戴慶氏之學德在九江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
大儒優容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
郡聖曰後進生何知廼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
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
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
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
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慶大小戴三家
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
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小戴
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

習慶氏學傳其子襄遂撰漢禮於是有慶氏之學



梁皇侃

皇侃吳郡人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誦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還鄉里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北齊熊安生

熊安生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糾受周禮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珣撫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既學爲儒宗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世安生與同郡宗道暉爲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履

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履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潛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著體復躡履而去冀州爲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履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今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訴非理記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晒之

後漢書卷之六十四

五



後漢馬融

馬融扶風人也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颺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蹙相望融既饑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貴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

後漢書卷之六十四 馬融

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任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廐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陽嘉二年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今雜種諸

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賢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

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桓帝時爲南
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諷有司奏融
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
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
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
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
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
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
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

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初融懲於
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
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卒於家遺
令薄葬族孫日殫獻帝時位至太傅論曰馬融辭命
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
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
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
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令也坐不垂堂者千金
之子也原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
相笑也

後漢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玄少爲鄉齋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



典義左編卷之六 九

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脩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

已而請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輝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

乳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

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閎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旣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



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
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蒼林孝存周禮難凡
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
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郝慮至御史
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
掾將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掾有道德其餘亦多所
鑒拔皆如其言論者曰毛詩鄭氏箋其失愈多不諫
而入鄭以為入宗廟狼跋言周公安閑得於讒疑之
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
燎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為不設雞人之官綠衣之

詩而鄭氏又以為祿諸類此不可悉數玄注書序
典云入麓伐迷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
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
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
孚在毫又曰征是三股又注旅葵讀曰毫謂是道豪
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
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在而云已逸是不見古
文

魏王肅

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
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拜散騎常侍大司馬曹真征
蜀肅上疏諫於是遂罷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
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
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
允荅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
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歛之制輿徒
之節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
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



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諡明帝不從乃追諡曰漢孝獻皇帝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此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

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果關之敗徙為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如馬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已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于漢濱途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

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
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
年卒門生縑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初
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
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篇時
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
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
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
又著書十餘篇

梁崔靈恩

崔靈恩清河人也少篤學編習五經尤精三禮三
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
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
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
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
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
條義以明之持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
服以荅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
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者論

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
美以渾蓋為一焉出為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
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三十卷
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
句義十卷

隋劉焯

劉焯信都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深弱
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
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嘗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
卒業而去武強劉知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
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
士復入京與博士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
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隋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
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
咸懷妬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于是優游鄉里專以



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
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
輕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
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于世劉炫聰明博學
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
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
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廣又嗇于財
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
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
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于蜀配之軍防其後典

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
煬帝卽位遷太學博士俄以品卑去職數年復被
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
被駁不用卒劉炫爲之請諡朝廷不許

劉炫

劉炫河間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隋開皇中奉勅與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詔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于內史省考定群言炫雖通直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于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竝



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于心天文律曆窮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于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為務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絕傍替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古

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踈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踈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尅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吏類多

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
于是立格州縣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
炫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
稟皆發于炫弘嘗問炫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
史百倍于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
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
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勘覆鍛鍊若其不密
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
若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
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

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
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
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
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織芥
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
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
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
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
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
食踊貴經藉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

聞不通糧餉絕斷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城
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下城堡未
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
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
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好
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宦途
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
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一
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并所
著文集並行于世是時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
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
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
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
學深蕪得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
殊方同致矣

宋陳賜

陳賜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
官徽宗初進迂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祕書
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賜所著樂書二十卷貫
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扎既上遷太
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爲講議司參詳議禮樂魏漢津
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賜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
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鍾
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太呂
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

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津絀陽議進鴻臚太常少卿
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
而復之元年六十八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
士終秘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賜樂書
並行于世

梁陸澄

陸澄吳人也齊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
博士尚書令王儉謂之曰昔曹志繆悅爲此官以君
係之殆無慙德又與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
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穀梁舊
有麋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
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
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荅曰易
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
鄭元凱注傳超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畧

范率由舊式凡此諸議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
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畧藝文並陳
之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
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
爲業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
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語畢
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嘆服儉
在尚書省出巾籍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
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
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

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
曰此名服匿罽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
可識如澄所言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未拜卒諡靜子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
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
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
得罪宋世當死澄于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
此見原楊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
誣爲買券澄爲中丞測遂爲澄所抑世以此少之



唐孔穎達

孔穎達黃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闡此
 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
 氏易善屬文通步曆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
 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
 與論議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陰
 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
 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
 轉給事中時帝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
 稱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

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銜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給事東宮帝幸太學觀釋菜命頴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頴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致仕陪葬昭陵諡曰憲初頴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議

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于是僕射于志寧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頴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又爲司業二世司業特人美之馬嘉運少爲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祭酒退隱白鹿山諸方來授業至千人召拜弘文館學士以孔頴達正義繁釀故摛摭其疵當世諸儒服其精或曰安國之傳頴達之正義其有功于書信矣敢問傳義之中果盡得聖人之意而無失乎否也曰二子之于書其所得固多其失亦有之如安國

以四嶽為四人以傳說板築為胥靡之類世共知其為非矣而穎達之陋不專在于解釋之間正在于引識緯之書以亂經也識緯之書出于漢哀平之間迂濶恠妄引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反援以證經則是以經為不足信而以識緯為可信也就二子而較之穎達得罪于經多矣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遁卦驗是類謀辯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收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檢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授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禮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合孽佑助期握誠圖



周易卷之四
三



元黃澤 附趙沔

黃澤字楚望蜀資州人父某隨兄官九江蜀亂不復能歸因留家九江而貧日甚澤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二三即盡通當代進士經義論策之學內附國朝年十六矣慨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勵好為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見邵子論天地自相依附即以此思之因及河圖洛書渾天蓋天吾道異端不同之故以為格物致知之端孰有大於此者晝夜思之弗得弗措也年二十餘始旁通古今史志別集詩文皆不習而能詩尤超邁清美久之

於周程張朱之書有得作顏淵仰高鑽堅論以自勉是時行省鉅公猶有尊賢敬學者屢以書院山長之祿起澤教授江之景星洪之東湖考滿卽歸閉門授徒以爲養悉取六經百氏傳註疑義千餘條離析辯難以致其思不復言仕矣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旣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其家無一畝之殖而決意歸休以繼絕學爲已任蓋深有所感發也時澤年四十五自是以來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賾之義凡數十處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

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樂不忘之意時郡守猶有能敬重澤者待澤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國初賢守設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方二親高年陋巷破窻不蔽風雨澤敬共奉持菽水驩然如有三牲之養也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澤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太侵家人采木實草根療饑行部有蔡剽使者考學糧之籍謂澤一耆儒爾月廩大豐削其三之二時澤老不復能教授而家人輩寒饑自此始矣當其絕食相視默默不知所出而澤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揖讓

如平時客不知澤未飯也然終不爲一日降志以謀
溫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用是
以大戚蓋自昔所聞儒學之士貧窶空乏以終其身
未有若斯盛者而澤晏然曾不少動其意非有高明
卓絕之見堅苦特立之操其孰能與於此卒年八十
有七以郡人王儀甫所歸棺歛九江學者蓋少澤又
深自韜晦不求聞知唯待人接物則無貴賤長幼一
致其誠故死之日遠近聞者莫不哀之澤於經學以
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則故其悟
也或得諸幽閒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

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
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
下之凡遠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
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
春秋之末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
民之妙井田區畫之初封建自然之勢鬼神祭祀之
始神物前民之用起數立象之機聲教文治之原制
作因革之漸忠質文興尚之體世變禮失之由以力
假仁之習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
秋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謫凡

歷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冰解凍釋
 怡然各就條理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之每澤經學
 自得之說為多以其書不大傳故掇其關於體要者
 著之當是時唯臨川吳澄辯學正誼盡通諸經最為
 知澤者嘗拜集賢之命至揚而還養疾九江濂谿書
 院見澤所著易學濫觴春秋其要心大善之題其卷
 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易欲明象春
 秋欲明書法蓋將前無古而後無今又得六經辨釋
 補註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以知黃楚望者孟子曰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其人乎亦為序以



歸之然澤雖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為其
 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為已任
 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泂使還過九江請澤
 於濂谿書院會寓公縉紳之士躬定師弟子禮假館
 廬山受一經之學又將經紀先生家為子孫計先生
 謝曰以君之才輟耆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
 筆授其義而已若予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
 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李為之歎息而去
 或謂澤幸經道已明於已而又悶於人如此豈無不
 傳之懼乎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為區區人

六所致乎德化縣令王子翼請刊補註藏澤家澤猶
慎重之非其人不傳也荐經寇亂故宅爲墟遺書之
在者鮮矣悲夫澤寧使其學不傳於後終不肯自枉
以授諸人是故能以數十年之勤盡究諸經於闕塞
之餘而不能使聖人之心大明於天下後世蓋其道
若是也豈非天乎昔者吾夫子贊易刪詩定書正禮
樂修春秋將以爲百王大典遭秦焚書滅學帝王經
世之法遂斬然泯絕于斯時蓋自開闢以來宇宙橫
分一大變也鄭康成當專門固陋之世以一家之學
纂釋羣經具著成說孔穎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

於聖人之道無聞而博古窮經斯以勤矣自是四
餘年習爲定論至宋清江劉原父始以聰明博洽之
資據經考禮欲盡排周秦以來傳註之失宋代經學
之盛劉公實張之而說者日新矣及朱子出而羣言
有所折衷遂定於一猶吾夫子之志也然朱子於易
簡其辭微其義將使學者皆得自致於經晚歲猶拳
拳禮學而弗克論著其成書貴闕疑而又深疑古今
文之異體春秋獨得書法廢失之由折衷諸傳各極
其當矣而門人學者於二經師說不能有所發明故
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爲自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無

遺憾也澤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
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此蓋吳公所謂前無
古而後無今者也嗚呼其遂不傳也與門人惟新安
趙汭爲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爲多汭始拜澤于其門
請問治經之要澤念其遠來不以爲不可教告之曰
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
思也請問致思之道澤曰當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
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授命近代說者曰
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
凡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

二三年或七八年倘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
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汭退而思
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子同棄
於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天人許穆夫人之
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
暮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嘗以質於澤澤曰子能如
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
慎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求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
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
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

之外沔思之經歲不得其說澤爲易置其語曰夫人
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
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
二年之外沔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乃知澤於
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惟易所謂
象外之象則有不可得而盡聞者澤以六經復古之
說設教九江嘗謂近代大儒繼出而後朱子四書之
教大行然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
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上日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每
慮二經學者各以才識所及求之苟非其人雖問弗

荅其所告語亦皆引而不發姑使自思是以及門之
士鮮能信從領會者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唯臨
川吳澄獨敬異焉

趙沔始就外傳受四書卽多疑問師荅以初學毋過
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
之如是者數年覺所疑漸解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
乃往九江見澤稟學焉盡得其所舉六經疑義千餘
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蓋始於此嘗往淳安質諸教
授夏某夏某殊不謂然乃爲言其先人安正先生爲
學本末甚悉久之沔復念澤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

且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澤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
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某教
授洪都沔再往見焉夏某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澤
以所聞對夏某猶以枉用心力爲戒特出其夏氏先
天易書曰此羲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
付子矣沔敬起謝之然於二經舊說訪求考索未嘗
少後也遂如臨川見學士虞集集與黃澤有世契一
見者問澤起居沔間曰爲言澤著書大意與夏某所
以不然者時江西憲私試請題虞卽擬策問江右先
賢名節文章經學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沔識



其意卽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所經及舉朱子去短
集長之說虞大善之授館於家以所藏書資其玩索
袁誠夫吳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共師說爲四書白
錄義多與朱子異求先生校正六書先生悉擿其新
意極論得袁公多所更定至論春秋則

確守師說不變先生亦以所得完非口舌可辯自
是絕不與人談嘗以爲春秋名家數十求其論筆削
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注得
失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橫錯綜各有條
理此左氏傳補註所由作也既歸故山始集諸家說

有合於經者爲春秋傳又恐學者格於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分爲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爲表裏而春秋本旨煥然復明然後知六經失傳之旨未嘗不可更通澤有志而未就者庶可以無憾書成而澤亡矣當汭避地古朗山山在星谿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絕故雖疾病隱約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其夏氏先天易說汭嘗以質諸虞虞復以得於前輩者授之於是遂契先天內外之旨而後天上下

經卦未易知也嘗得廬陵蕭漢中氏易說以八卦序分體論上下經所由分與序卦之意如示諸掌然上無徵於羲皇成卦之序下無考於三聖彖象之辭則猶有未然者及春秋本旨既明乃悟文王據羲皇之圖以爲後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經蓋與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無異然後知黃先生所謂周易春秋經旨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

芥子園畫傳

三



